

■阿果

## 你做好了,就是好行业

快过年了,又逢家属“阳康”,想彻底清扫一下屋子。马上联系做家庭保洁的小邱。电话那头小邱的声音热情又带着歉意,说这几天有点忙,但年前肯定排出时间过来做,不耽误大哥大姐清清爽爽过年。听小邱生意这么好,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。

2022年初小邱和同事来上门做过清洁。初见时讶异于两个年轻人一身迷彩打扮,我脱口而出:“你们的打扮和保洁工人不太一样啊。”听了我的话,小邱把原本服帖的衣摆又轻轻往下扯了扯,腰板很自然地直了直,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洪亮了,“我们都是退伍兵,习惯了。”

那次小邱他们的保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工具包里,不光有瓶瓶罐罐的清洁剂和一叠抹布,还有卷成团的安全带,这是清洗外窗玻璃安全保护用的。除了明面的窗帘、灯具、家具和里外

玻璃窗,以及插座、踢脚线这些小地方,他们还像精于勘察的侦探,挪开冰箱、床、柜等笨重家私,将犄角旮旯里的灰尘扫出来,不遗漏一点蛛丝马迹。家具上的雕花,皮沙发的褶子,小邱在小细棍的一头裹上无纺布,小泥鳅一样沿着纹理一丝不苟地游走,带出其中的尘垢。

两个人边干活边哼着歌,就像《查理与巧克力工厂》中边干活边唱歌的昂帕伦帕人,把“婆婆妈妈”的活儿,干得有条不紊又激情四射。

除此,还对看不到的下水道进行了疏通维护,卧室做了除螨,实木家具、地板和沙发都做了护理。

整洁、清爽、滋润,是最好的美颜,人和房间都如此。经他们一天下来的细致工作,屋子就如风尘而疲倦的人冲澡后又做了SPA,变得神采奕奕,明媚可人。

我夸他们活儿做得漂亮。小邱腼腆

地笑了:“我们年纪轻,精力充沛,多做点,大家觉得性价比高,这样才能迎来回头客。”

退伍回来后小邱做过房产销售,干过保安,有一次他做家政的母亲工作时不小心闪了腰,小邱的脑子里蹦出来一个想法:保洁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,事实上这份工作并不完全适合这个群体。要是换成年轻人,工作效率肯定会提高。

在战友群里抛出自己的想法,有两位战友和他一起开始创业。他们先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,接着就有了“扫舍”保洁公司,听名字就很有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”的踏实与理想。入了行,小邱才知道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,从家具保养,到各种霉菌清除等等。当然了,挑战多,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。年轻人明白这个道理。

小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习惯——每

天早上发一段英语朗读音频,并坚持晨跑。他接到过一个老外的单子,没法顺利沟通让他很自卑。热心的他经常通过朋友圈向大家传授卫生小窍门,比如用盐加啤酒和白醋擦玻璃,不但清洁杀菌还能起到保护玻璃的作用。水和醋可以去除地砖的霉迹……目前“扫舍”的六个外勤员工都是退伍兵,他们约法三章,每个月抽一天时间免费上门给老复退军人做家庭保洁。“老人们行动不便,很难将屋子收拾干净,我们抽出点时间上门服务,让老人们获得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,他们安享其中,我们也开心。”小邱笑着告诉我。

人行不到两年,现在“扫舍”人的活儿忙不过来——一个平凡的行业,你做好了,它就是个好行业。

■陶琦

## 烟火气

“烟火气”是近年频繁出镜的一个词。人们怀恋热闹嘈杂又充满了世俗气息的生活形态,会说久违了“人间烟火气”;学者也常用“烟火气”衡量一个地方是否恢复了经济活力。但什么是“烟火气”,又是一种很主观的个人经历概述,可意会却难以言传,属于无法精确定义的软指标。如果让我描述,“烟火气”就像每个人心里的一扇窗户,打开后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。

“烟火气”是依附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模糊直觉感受,经过想象与现实的叠加,创造出的一种理想化的审美状态。有人觉得烟火气息最浓的地方,非菜市场莫属;有人认为旧建筑、古村落,浸润的尘世烟火味道更深远醇厚;还有人感觉市井小吃摊、苍蝇馆子的烟火气最抚慰人心——人们从“烟火气”里获得的幸福感,生活层面只是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,更多则是精神层面赋予了人们生活的目的和意义,由此产生出依依不舍的情感牵挂。

“烟火气”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感质体验网络,提醒世人,生活空间除了实用功能,还有提供人们情感依附的软功能。国外学者谈及欧洲的城市文化,认为大量被保留下来的旧建筑让城市更有历史感,展现出了厚重的文化沉淀,但若是只留下老建筑,没有居民的生态网络,生活方式形成的烟火气息拱卫,历史感也未必留得住。

美国流媒体播放平台网飞(Netflix)拍摄过一部以全球各地街头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,入选的台北、曼谷、新加坡、马尼拉这些城市,最让人感觉亲切的场景,就是人潮聚集的狭窄街市,随处可见的摩托车长龙,以及躲在摩天大楼阴影下设摊的游动小贩。观众透过这些恬适平淡的场

景,会觉得莫名的心安,知道这就是生活的日常。

因为,如果没有这些最真实的人间烟火,各个城市其实都差不多,到处是高楼和千篇一律的玻璃幕墙,城市失去了活力,恍然间让人都不知身处何地。所以,前几年曼谷为了整顿市容,改善城市面貌,大力取缔游动小贩,打压街头美食,很多海外游客得知后都发声表态反对,觉得这是曼谷不可取代的城市特色,如果没有了在街头找生活的小贩,没有了烟火气及由此带来的赋予游客的美好体验,曼谷就不是曼谷了。

换言之,一座城市的迷人处,不在高楼大厦,也不在繁华商业区,而是隐藏在街巷里的盎然生机,邻居的亲切互动,主顾之间的信任,生活的便利等充满人情味道的烟火细节中。一个人能从这个微小的时间和空间片段,找到值得去体会的美,也就找到了与存在焦虑对抗的良药。曾担任德国《南德意志报》驻北京记者的凯·施特里特玛特,在其著作《中国说明书》里提到他有一个来自罗马的朋友,在风景优美的德国海港城市汉堡住了两年,精神极度抑郁,其后迁居到吵吵嚷嚷的北京,“立马就莲花般地盛开了”。这就是看不见摸不着,却又能切身感受得到的“烟火气”的滋养。

由于“烟火气”很多时候与现代城市崇尚的整洁整齐很难兼容,两者能形成的交集越来越少。这也是随着城市发展,一些传统行业或老店消失,常令人怀念的原因,并不是有什么功能无法取代,而是那种代言着市民精神的熟悉感消失了,让许多人怅然伤感。当然,这也需要现代人更多地去发现、去拓展、去体验,因为有些“烟火气”只有经人挖掘培育,才会变得有趣且持久。

■游宇明

## 总有一片云会下雨

很喜欢一句话:“总有一片云会下雨。”喜欢它,是因为它显示出了一往无前的豁达与确信。

在清末,左宗棠是个牛人,能说会道,文章好,字写得漂亮,知识特别渊博,天文、地理、军事、经济都懂一些,湖南巡抚骆秉章非常信任他,请他做师爷,许多时候都是听他的。某年,零陵总兵樊燮来巡抚衙门,没向左宗棠行礼请安,这使得拥他人之权而自重的左宗棠非常不满。樊燮觉得自己没错,一个正二品的武官,向一个无品无级的师爷行礼,毫无道理。左宗棠骂了他一句:“王八蛋,滚出去。”自然为日后的纷争留下了隐患,最危险的时候,左宗棠甚至有性命之虞。好在左宗棠跟曾国藩相厚,老曾办团练还没离开湖南时,左宗棠给第一次带兵打仗的曾国藩出过许多高明的点子,引得曾国藩刮目相看。左宗棠决定投奔曾国藩,实践也证明了他远大的眼光,短短一年,他就由四五品的小官员升为从二品的浙江巡抚,与樊燮的纠纷无人再提了。

现代著名作家凌叔华出身官宦之家,其父凌福彭曾经做过直隶布政使。凌叔华长得漂亮,性格温文尔雅,从小拜名画家为师,极有绘画之才,文章也写得特别出色,当时喜欢她的男生很多。然而,凌叔华一生最钟情的却是徐志摩,她爱徐志摩的英俊潇洒,爱他的激情如火,爱他的浪漫温情。想不到的,是徐志摩最后选择的却是陆小曼。因为与徐志摩共度一生已经无望,凌叔华嫁给了痴心待她的文学评论家陈西滢,两人最后白头偕老,同样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爱情佳话。

人心是容易沙漠化的,挫折、讥讽、疾患、地震、车祸等等都可能使我

们一时灰心丧气。痛到极处,往往渴盼命运的甘霖,然而,这甘霖似乎有点调皮,有的人不久得到了,有的人守望一生依然只是梦想。

其实,于生命而言,最可怕的并不是外界的变化,外界的变化再大,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,总会扳回一些东西,真正可怕的是自我固守。所谓自我固守,就是明知情境变化了还不愿意面对,还不能焕发走出废墟的勇气。固守的人不知道:生活中很多东西失去了就不会再来,继续等待,就像等待一朵委地的春花由打皱到枯萎到化灰,事情只会更糟,而绝不可能更好,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将不愉快的过去洗掉,带着微笑开始新的路程。不难设想,如果左宗棠不懂得“总有一片云会下雨”的道理,像个傻瓜似的一直呆在两湖地区,后果会如何;也不难想象,假若凌叔华死死吊在一棵树上,而不知变通,她的感情会是个怎样的结局。

当然,相信“总有一片云会下雨”,并不意味着只要改变了环境就可以消极等待。生活常识告诉我们:天空有时虽然出现了可能下雨的云,但它总是犹犹豫豫,要下不下,在此种情境中,你不妨拿出人工造雨的高射炮来轰它几下,助它下降雨的决心。天自动下的雨固然省事,但通过你的努力而下的雨不是更有成就感,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生命的活力、精神的伟岸吗?

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,我们渴望获得的任何东西都必须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。选择义无反顾地远行吧,只要远行,总有一片云会下雨。



■程应峰

论学术声誉,施蛰存与钱钟书齐名,有“南施北钱”之说。事实上,施蛰存在精神风骨上,与陈寅恪更相近,可谓别无二致。

据传,施蛰存下放到资料室劳动改造的时候,做了许多资料卡片,字迹柔中带刚,笔锋纹丝不乱。有个同他在资料室工作过的老资料员在回忆时说,当年,施先生弯腰背地地站在批斗台上遭受凌辱时,照样风度翩翩。记得他头上的帽子被打飞掉了,他捡起来,拍拍尘土,重新戴上,从从容容地站回原地,继续挨批挨打。

还有一次,某社团决定搞一个学术奖项给上海的学者颁奖。候选人几经筛选,再三平衡,最后尘埃落定,落到了

■余毛毛

从来没有得得过任何奖励的施先生头上。对一般的学术老人而言,上台领奖不是受宠若惊,就是感恩不尽。然而,施先生走上领奖台,劈面就是一句:你们这个奖是不是发错人了?既不感恩,也不拒领,而是提醒发奖者,此奖发错人了。谦虚也罢,幽默也罢,意味深长也罢,反正听众品出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道。

施蛰存先生经受过诸多苦难,但他从没有被苦难吓倒过,也没有被苦难压倒过。再不堪的日子里,他也没有想过要写遗书,更不会自杀,他总是从容镇定地走在人生旅途上,记住了应该记住的事情,将不值得记住的事情轻轻挥去。用他的话说,他要活着、笑着走到

## 大雁的变阵

地上的人是不知高空气流变化的情况的。但我通过一个参照物,感受到高空气流的变幻莫测。离我家约5公里远的地方,有个大电厂,它的大烟囱我感觉比我所住的30层楼还要高一倍,真的足有60层楼高,我站在家里30层的露台上,只觉得齐其中部,烟囱里冒出来的烟,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想当然地认为,刮北风的时候,烟均向南吹;刮南风的时候,烟均向北吹……总之,无论刮什么风,烟总是朝一个方向吹,有时候是这样的,但有时候并不是这样,我无数次地看到过奇奇怪怪的烟阵,有时候像S型,有时候像麻花……往往是隔几十米吧,烟的方向都有不同,足可见高空气流的复杂。高空的气流对我们地上生活的人没什么影响,但对于天上的飞鸟,尤其是那些长途飞行的候鸟,则有很大的影响,如果不能娴熟

■阿紫

从单位退养之后,55岁的老赵开始了自己的打工之旅。由于单位给交社保医保,每月还发一些生活费,老赵经济压力不大。所以打工不求高薪,只求离家近,不消耗过多的体力。

老赵先在一家银行当保安,属于“外包劳务”,因而没有享受到劳动法的保护。每天需工作10小时,每周只休一天。老赵不是个迂腐的人,知道“外面”不同于国企,对此没有十分较真。然而有一点如鲠在喉,那就是银行包工作餐,非但独独没他的份,他还得在门口接下十几份盒饭,然后送到办公室去。

老赵不是半文盲,他有个本科文凭。他查阅了保安服务协议和员工守则,发现送盒饭并非保安职责。相反,准则中还明文规定,保安工作范围仅限

地利用气流,那它们的飞行则是困难重重。

我的单位在郊区,颇有些杂花野草和飞鸟,我上班时都把自己的单反相机带着,午休时四处拍拍,然后下班时坐在公交车上翻看。一天,同座的一位附近小学的小女生要求看看我的相机,看我都拍了些啥。我就给她看,她一边看一边惊叹,夸我拍得好。当看到一张大雁的飞行图时,她问我:“你知道大雁为什么变阵吗?”我听了愣,我只知道拍大雁飞行的样子,哪里想过什么变阵,就说不知道。她说:“大雁有时排一字形,有时排人字形,它们是根据气流的变化来改变队形的,这样它们就能得省力些。我们老师跟我说的。”从那以后,大雁变阵这个概念就在我脑海里生下了根。我家住长江边,我又住顶楼,常看到大雁从头顶上飞过,有时一

字形,有时人字形,有时雁群大,则是一字形和人字形的组合。大雁之所以列队前行,是因为后面的大雁利用前面大雁翅膀扇动的气流,这样飞起来省力些。头雁的飞行最费体力,大雁用轮流当头雁的方式解决。我从来没见过大雁是如何变阵的,但因为留心这件事,终于在立冬那天的早晨抓住了机会。

那天早晨,太阳刚升起的时候,我正坐在露台上喝茶,远远的,我就听到了大雁的叫声。我赶紧冲进书房,取出相机,一下子就用镜头锁定了它们。雁群不大,20来只,它们排成笔直的一条线远远地飞来,我当即一阵狂拍。到了近前的时候,我感到那条笔直的线抖动了一下,心里想,难道它们要变阵?快门的按动一直没停止过,镜头里的它们依然在抖动,七抖八抖,终于抖成了一个X字形。说真的,我真是没看明白它

## “刺头”的使命感

任者不再承担送盒饭任务,他觉得自己离职很值。

新地方没干多久,赶上小区因疫情封闭管理,老赵有5天没上班。解封之后,得知这5天要从原本的休息日补回来。老赵认为不合理,国企没这么干的。不过想到私企有难处,忍了。然而过了一个月,休息日已经扣回去了,工资还被扣了450元。

“这家保安公司一直这样,总是想方设法扣我们的钱……”一个保安同事告诉他。

老赵没法忍了,去质问班长为什么已经打了休假,还要扣钱?班长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又去问会计,会计说或许是扣的社保缴费。老赵生气了,说社保一直是他原单位在交。一个人只有一个

社保账户,他们怎么可能交得进去?

老赵又离职了,而且将保安公司告到了劳动仲裁,要求赔偿,应该是能稳赢的。

“以后招聘时擦亮眼睛,不要弄些‘刺头’进来。”老赵办完离职手续,离开办公室后,听到经理在里面训斥下属。

老赵又换了一个地方当保安,目前一切都还很和谐。他说幸亏原单位给了他一份保障,而且自己离退休没几年了,不然在“外面”或许也会忍气吞声。

“刺头总是要有人当的,刺头越多,打工人的日子就越好过……”老赵找到了当“刺头”的使命感。不知道接下来,还会有几个雇主被他刺挠到?

## 腌菜佐粥

冷风清冽,残阳惨淡,常见城乡的街头巷尾,聚集着卖腌菜的老农。他们身着粗衣,在四合的暮色里,身影逐渐模糊,但叫卖声却传得很远,且清晰生动,演绎人间烟火气息。

天地清寒,苏中里下河村妇们忙碌着腌菜。菜腌在龙缸或木桶里,边码菜边撒盐,用劲蹂踏,叭叭声犹如春冰开裂。几易晨昏,原本干蔫的腌菜冒出津津绿汁,呈现生命的质感,完成生命的涅槃。

霜雪天,柴门轻掩,土灶柴火炖一锅腌菜杂鱼,绝对自然醇厚,味道鲜美。刚从汀江边渔船上买来细小的鲈鱼或虎头鲨,洗净倒锅翻炒,“嗤啦”倒进腌麻菜,旺火煮沸,满屋子鱼香袅袅,直润肺腑。屋外青霜匝地,平添一份宁静和悱恻,屋内揉嚼杂鱼,抿酒啜粥,清冷冬晚便有了生机和活力。

腌菜茨菇汤最是暖老温贫,扶寒生暖,令人品咂出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。腌菜暗绿,茨菇嫩白,色彩明丽,如河滩上的青苇衬白鹭。茨菇嚼着粉嫩、脆刮,汤色墨绿,漂浮葱花和蒜叶。喝着热汤,聆听北风吟唱的凄婉歌谣,啜啜声中,洋溢着寻常日子于的愉悦和自足,有一种张岱湖心亭看雪的恬适心境。

大雪封门,兜一身寒风入屋,烧一锅腌菜粉汤,日子暖如阳春。地道的山芋粉,赭褐,绵软,透着乡土气息。吮吸粉丝的滋滋声,似冰凌乍破,柳笛轻吹。蘸上辣椒,辣味河流奔涌,鼻尖冒汗,嘴里发出动听的声音,弥漫着灯火可亲的市井韵致。

腌萝卜干可是乡村的壮观景象。家家檐前廊下都晾晒着切成元宝状的萝卜干,彰显着生活的美妙和富足。大家粥碗一捧,咬嚼着爽脆的萝卜干,

生活的恬淡和温馨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萝卜响有别于萝卜干,是由细小红萝卜头和胡萝卜头腌制而成。不用捞出晾晒,贮在坛瓮里,掺进黄豆酱,现吃现捞。萝卜响总是炖着吃。咬之,咯嘣响,有股酱油豆的醇香。加上米粥晶莹剔透的谷香,让人喜上眉梢,乡愁涌进。山芋粥的细腻和芳香,顿时把人淹没。

腌蔬菜梗和腌咸菜方法迥异,腌苋菜梗需备陈年的苋菜卤。有些人家坛子里的臭卤少说已有好多年,味道浓烈。第一茬苋菜梗放在坛子里腌,捞出筋络,咸卤浓稠纯正。苋菜梗炖熟后,茎梗里呈胶冻状的嫩液。刚入口,一股臭里直冲脑门,再嚼,梗上纤维撕裂,迸发厚重咸鲜,萦绕在口腔,尽显竹篱茅舍老家味道的本真和本味。

黄瓜籽和冬瓜籽尤为佐粥佳品。黄瓜籽腌制晒干贮瓮,取之佐粥,入口,清爽脆嫩,青气弥漫,薄如蝉翼,一片苍古。嚼之,咯吱声如雪折枯枝,檐雨滴答。冬瓜籽要将长条冬瓜削皮晒干,切成肉块大小,腌制时掺入发夏贮藏的黄豆酱。

冷凝冬日,最宜熬一锅芋头菜粥或山芋糝粥,炖一碗冬瓜籽。加入自剥自熬的朝天辣,撒入蒜花,漂着油花,色泽绛红,诱惑味蕾。煮一锅玉米糝粥,吸溜声中,夹一块冬瓜籽,嚼之有韧劲,酸辣爽口,惊鸿一瞥,留下隽永而转灵的回味。一碗糝粥旋即见底,齿颊间余香袅袅,一派欣然自足。

腌渍是一种哲学和智慧,将美好封存收藏。腌菜佐粥,我们能迅速抵进内心的清明与平和,我们潜藏的情感和乡愁蓬勃而温暖,笛声一样清亮而悠远。